

### 泾河边的黄昏

□闫群

这里河湾风光旖旎  
这里山野绵延起伏  
这里景色交相辉映浑然天成  
这里就是空港新城太平镇的太平湾  
泾河在此打了一个美丽的“乾坤湾”

我们一起在河边等候黄昏  
看金色的余晖瞬间铺满河面  
水波荡漾间明明灭灭  
如果黄昏悠长  
这种美也许不会令人心旌荡漾  
我把我的黄昏分享与你  
也想着看你那里黄昏的样子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  
你是我藏在微风中的欢喜  
也是我与自然的一场怦然心动  
待到湾里花儿烂漫时  
我们春水煮茶杏花酿酒  
枝影下浅尝岁月清欢

### 做一棵葱茏的树(外一首)

□李小明

做一棵葱茏的树  
根植于肥沃的大地  
思想里有森林小溪和鸟鸣  
又远离喧嚣的世界  
内心澄明如镜  
视野辽阔  
将东南西北风当做消遣的话题  
独享一份自然的宁静

行走在浮躁的时代  
即使不能为别人遮住一片荫凉  
也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 一棵老树的独白

我是一棵老树  
我已举不起岁月的风雨沧桑  
我渴望阳光、河流、森林、飞鸟、  
走兽的陪伴  
怀念诗经中的故乡  
我渴望人类不再做迷途的羔羊  
我努力挺直向上的脊梁,是为了  
唤醒春天  
与生活的风景遥遥相望

## 春天的颂词

□郝随穗

当这个春天被武汉打开一个缺口  
春汛终究要如期而至  
被冰雪曾经封住的草木  
总会要在这个春天里焕发发生机  
所有的人  
请在这次病痛中回到春天吧

江城的灯火从未熄灭一夜  
武汉的樱花从未错过一个春天  
英雄的城市从未败过一次  
长江滚滚而去  
黄鹤楼白云悠悠  
再苦再难的日子总会告别伤痛  
迎来春光明媚的日子

你用负重两个字担起太多的苦  
你担起一座城市的灯火与希望  
担起一个国度的使命与责任  
你是英雄  
你是武汉

我懂得你的疼痛  
因为你的疼痛  
让这个春节失去了色彩与热闹  
因为你的疼痛  
所有的日子慢了下来  
所有的人跟你走到了一起  
我是你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兄弟姐妹  
再远的距离  
只要喊一声武汉加油  
我们就紧紧连在一起

我能体会到你的不易,武汉  
你封住一座城的胸襟  
是为了保住城外的那片春色  
我能感受到你的不易,武汉  
你封住一座城的感动  
彰显了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我无法忍住自己的泪水  
你正在经历的一切  
让我心疼让我难过  
我在春天的门槛等着你回来  
等你一起踏遍青山  
看春风万里江山锦绣

我是你情同手足的同胞  
虽然相隔千里万里  
但是我们紧紧相依同呼吸共命运  
你若风雪无阻  
我就陪你风雨兼程

我记住了逆行者的背影  
他们在奔赴中一次次冲锋陷阵  
他们把特殊日子的印痕烙在自己青春的  
脸庞上  
他们在无言无语中用身体筑造成坚固的  
屏障  
他们是战斗在英雄城里的医者

我记住了夜色中铁军来了的英雄风采  
冷清的大街上有他们的暖流滚滚而来  
他们是意志和决心的化身  
他们是拯救者

他们不仅仅是和平的保护者  
更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  
他们是人民子弟兵

我记住了源源不断运往武汉的医疗物资  
他们是澎湃爱心汇聚在一起的暖流  
他们是与你有着命运共同体的兄弟姐妹  
他们是新时代勇于担当的时代呼唤者  
他们是成千上万名默默无闻的爱心人士

我记住了向武汉给运送蔬菜的农民  
再远的路不是距离  
血浓于水的同胞情  
让他们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路上赶来  
爱武汉,疼武汉,亲武汉  
特殊时期里  
我们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

我记住了夜色里亮起灯盏的好心人  
有多少人手持灯笼向武汉走来  
就有多少人自带春风从这个春天走来

我是延长石油人  
我送你一个口罩  
就送给你一份平安  
我送你一个加班的工作日  
就送给你一份治愈的保障  
我是延长石油人  
我在长江以北的黄土高原与你并肩作战  
与你一起共渡难关

我在陕西延安为你加油

武汉,请戴好你的口罩  
请守住你的城市  
请再一次打开春天的门扉  
天南地北山水相连  
春天是我们最好的颂词

武汉,请多保重  
有伟大的祖国在  
一切困难都将过去  
你不是一座孤城  
所有的城市都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中国人都与你并肩作战  
武汉,请你放心

春天来了  
曾被封住的一切将重新回来  
回到春天的现场  
回到樱花树上  
回到江河的波浪中  
回到灯火阑珊处的人间

春天已经来临  
每一个盛满暖意的角落  
都能接到春风的邀请,包括  
熬过冰雪封冻的人间草木  
一万里江山在此相逢  
我们在一万里春风中相逢吧  
所有戴着口罩的陌生将被解除  
所有的人  
请回到这个春天  
接受春天最好的颂词

## 今天,我想种下一截绿色的骨骼

□王芳娟

又逢植树节  
去年之去年  
我年年种几株梅兰竹菊  
今年,我想种下一截绿色的骨骼

左肢种在南山  
右肢种在北山  
希望多一些雨水和阳光  
拔高、开花、结果

长成一片会思想的生命树

万物有灵  
再卑微的小草在应该的季节  
都努力长成一片风景  
给年轮留下一圈胎记

我的骨骼里充满了火和盐  
是需要多喂一些雨水和阳光

以及唐诗宋词  
才能婉约美丽一些

希望泥土里的黑暗,能拔节我的阳气  
与金木水土互相营养  
按照神的旨意生长

希望在应该的季节里  
能够青枝碧叶,花朵繁盛

成为鸟儿惬意的翠枝  
或是月亮高挂的柳梢  
或是雨水敲打过的芭蕉

在时间以外的季节里  
就让我骨髓融入地火,多饲养一些钙  
成为大地的骨骼  
或是大海里的礁石  
或是长城上的一截龙脊



新绿

魏波涛  
摄

## 伸手握一握春天

□曹春雷

窗外有棵树,是柳树,树冠与我的阳台齐高。因疫情困守在家日子里,我与这棵柳树朝夕相对。相看两不厌,唯有窗前柳。我总是习惯于从它身上,打探春的消息。

不只是我,邻居们也关注着这棵树。阳光很好的时候,都站在阳台上观树。这时候,在大家眼里,树就是春天。今天一大早,有人就喊:“柳树发芽了!”声音很惊喜,仿佛偶然发现了什么宝贝。

我和妻,还有儿子,也涌到阳台上看。果然,柳树发芽了。一粒粒细小的眉眼儿,羞羞地簇在柳条上,像少女在帘后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看着,心是喜悦的,相信用不了几天,春风似剪,将这小小的眉眼儿裁剪开,绽成细长的柳叶儿,那时候,

就会“万条垂下绿丝绦”了。

在树中,我最喜垂柳,它总是低眉顺眼,把目光垂向大地,不像白杨,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向着蓝天伸展再伸展。这不是垂柳不求上进,只是比白杨更多情,要不,古人怎么会喜欢折柳送别呢。

几只喜鹊,总是站在柳树上喳喳叫。它们不知道疫情,它们也许只是奇怪,这个春天怎么会这样安静。我静静地听它们唱歌,这歌声是能抚慰人的。我将饭粒置放在阳台上,偷偷躲起来偷看,喜鹊就会东张西望一会儿,然后放心地落下来吃。更多时候,我只是站在阳台上,看垂柳的枝条,在春风中摇摆。看久了,总是恍惚以为,垂柳是位长发及腰的姑娘,正在我眼前梳妆,柳条的每一次摆动,都是她在笑,笑得枝

条乱颤。

喜鹊在柳树上蹦来跳去,让我很是羡慕。这时候,我情愿是只喜鹊,想飞了,就在蓝天上无拘无束地飞翔,累了,就落在树上小憩,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这样想时,因长期窝在家里的烦躁就会渐渐消失,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有一次我努力把手探出去,让手臂伸长一点,再长一点儿——妻子在身后一边叨叨着,一边抱住我的腰,生怕我掉下阳台去,终于,够着了,够着一根柳条了。有种闪电般的战栗感从柳条传来。我相信,那一刻,我握住春天的手了。

那一刻,我与春天约定,等疫情结束,我会到公园去,到田野去,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喊一声:春天,你好!生命,你好!

## 疑似

□孔明

自非典以降,蹦出来一个热词,那就是“疑似”。想不到17年后,这个词儿又热得发烫。疫情当前,人见人不但戴着口罩,而且都保持着距离,不再耳语,更不再对着脸套近乎,说话的调门开关明显拧小了,生怕唾沫星子穿越口罩,飞到对方脸上。好像每个人都忽然灵犀相通了,心照不宣了,默契得无懈可击,配合得一步到位,彬彬有礼近乎敬而远之。一句话吧,人与人之间不是疑似了,就是被疑似了。平心而论,其实未必疑似,但又未必不疑似,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接受并默认疑似了。

一次,走在公园,我碰见一幕:姐妹俩并肩行走,都戴着口罩。可能是闺蜜,各自自家久了,显得亲热有加、亲密无间。胳膊时而挽,时而放,时而还手拉手,疑似一对“同志”。我一直跟在她们身后,且看她们还有多少亲密动作。为了行文方便,姑且以甲乙呼之吧。甲转过脸去轻轻咳了一下,乙警觉起来,闪远一步,疑似关心地问:“你不会疑似吧?”丝毫不掩饰疑似(狐疑)的目光。甲显然不愿意了,旁眼圆睁,放大了白眼仁,反唇相讥:“你才疑似了呢!”竟迈开脚步,甩袖而去,自然把尴尬甩在了身后。乙一愣,即掷去一句:“见脸给谁呢?”又掷地一声:“疑似了活该!”任何路人听见了她们的对白,都懂:在她们的嘴里,“疑似”已等同“疑似病例”了,而那个病例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被认定,就要被隔离14天,谁接触了,也被隔离14天。按照防控新规,疑似病例所在的单元楼都要被封闭。

人会被禁足,但不会被禁脑。我在享受孤独的时候,禁不住胡思乱想,很自然就想到“疑似”。疑似,照着字面理解,意思即使疑似,也八九不离十。在今汉语里,疑似的释义本身就颇暧昧,似是而非,总在似与不似中摇摆,这就给了人想象和臆想

的空间。唐韩愈有一首《春雪间早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玲瓏开已遍,点缀坐来频。那是俱疑似,须知两逼真。”妙吧?白花花的一片,那是梅呢,还是雪?都很逼真,不身临其境,是很难辨别的。比他更早的诗人张谓有一首绝句,写绝了早梅:“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疑是”,就是“疑似”,只不过比“疑似”更直白些。

苏轼有一首诗《与正辅游香积寺》,其中有两句颇耐咀嚼:“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这是另一种“疑似”。还有一种,见于他写的《上神宗皇帝书》,其中说:“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此种“疑似”所指,令人脊梁骨发冷。你找他身边,有无比辈呢?清朝人黄景仁诗云:“共此明光中,相与去疑似。敬矣千秋容,勗哉天下士。”由此可知,“疑似”如同魑魅魍魉,挥之不去,却召之即来,看不见,摸不着,躲不过,谁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只有相与而相知,肝胆相照,心明如镜,“疑似”才无处遁形。古往今来,“疑似”害死人呢!岳飞死于“莫须有”,有人解释说“或许”有,其潜台词当然不排除“或许”有。有无之相生,那就是疑似;被选择了“有”,那就是疑罪从无。恰是“疑似”,岳飞难逃一死。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定罪一半靠栽赃,一半靠疑似。疑似文化,令人害怕。

多半人是在“疑似”中长大的。环境、语境、心境,既排斥疑似,又制造疑似,总令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言传身教,因人而异,谁言谁教,必有高下之分;耳濡目染,理解有异,听话听音,难免听出弦外之音;潜移默化,可能是造化,也可能是毒化,全赖个人吸收消化。父母说一套,老师说一套;门内说一套,门外说一套;人前说一套,人后说一套。走出校门,说的和听的,又像是换了频道。眼见是实,

见的却是做给人看的;耳听为虚,说的比唱的感人肺腑。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说的哄鬼鬼都不信,做的蒙人却把人蒙在鼓里,不由人不信。一边听着,一边说着;一边做着,一边看着;一边悟着,一边学着,不知不觉中被塑造、被打造、被改造了,以至于“看我非我我看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谁像谁”(梅兰芳联语),都成“疑似”人儿了!是玉,未必被雕琢成了玉器;是石,却可能被贴上了玉片。幸逢大匠高手了,可能被化腐朽为神奇了;碰上宵小之辈了,就别指望有出头之日了。人生回头看,多半都是这样的,疑似做人,到头来面目全非。往事不堪回首,疑似不无道理。

人活一辈子,疑似一辈子,也被疑似一辈子。疑似是宿命,挣脱不容易;疑似是幽灵,躲都躲不及。兄弟反目,夫妻离异,朋友失和,甚至父母与子女对立,寻根问底,都是疑似在作祟。废话、假话、空话、转圈话、风凉话;曲里拐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说半句,咽半句,有一句,没一句,句句都挑理,不能说对,又不能说错;夹枪带棒,指东道西,指桑骂槐,弦外有意,言外有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像打哑谜,听不明白就猜去,可能猜对,也可能猜错。常常是“肚子疼,心口钉,难为情,说不成”,只能藏着掖着,甚至憋着。斗嘴加斗气,斗来斗去,多半斗自己。谁在乎,谁受伤害,没心没肺的才例外。疑似没有边界,即使智者,也未必不受疑似蒙蔽,何况常人呢?一辈子不论打嘴皮官司,还是打肚皮官司,输赢全抵消。也就是说,人生被疑似主导了,也误导了。多半人幡然悔悟了,却永远也没有解释机会了,想一想,何苦?唏嘘!

■笔走龙蛇■